



文 / 胡宪

感动魁北克的中国女人——张芷美

魁北克服装与纺织博物馆，坐落在美丽的圣劳伦斯河南岸，从蒙特利尔驱车十几分钟即可到达。2007年6月28日下午，这座古色古香的花石小楼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都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。一位身穿旗袍、气质高雅的东方女子被人们簇拥着，赞赏着。她的银发在夕阳和镁光灯下闪耀，她的笑容比胸前人们捧送给她的鲜花还要夺目。这里的人们谈中国，谈刺绣，谈一个与中国刺绣有关的奇女子。她，就是创造了这个节日的主人——中国绣艺珍藏品捐献者张芷美女士。

感动魁北克

张芷美将自己多年收藏的民间珍藏绣品700余件，无偿捐赠给魁北克服装与纺织博物馆的壮举，让该馆负责人 Suzanne Chabot 女士在开幕式发言时激动得数度哽咽。她说像这样的捐赠绝不多见，她相信所有魁北克人都会和她一样。由于张女士的慷慨行为和这些饱含历史的绣艺品而更加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人。

Suzanne 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张芷美曾告诉她，这里有许多从很小就被领养过来的中国小女孩，现在她们都是地地道道的魁北克人了。张女士希望这些孩子将来都能有机会到这里看看，从而知道自己来自何方。

一位依赖助行车的老年妇女，很引人注目。原来她就是世界著名的女权主义者，“加拿大妇女之声”的创始人之一——

Muriel Duckworth 女士。她已经98岁了，行走不便，但是当她说听了张芷美的捐赠行动之后，坚持让女儿开车两个多小时来参观这个展览。她一再对我说：张女士做了一个Wonderful（惊人美妙的）的决定。这些展品太珍贵了，她如果卖给收藏家，可以make a lot of money（赚很多的钱）。现在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产了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和了解到中国的历史文化。

我问张芷美女士为什么要把这么宝贵的收藏捐给这么个小博物馆，她回答说，也曾有人建议她捐给纽约的大博物馆，那样个人的名声会更加响亮。但是她认为，魁北克是自己的第二故乡，加拿大魁北克给了自己一生中最舒心的22年，她理所当然要对魁北克做出回报。

那天展厅里挤得满满的，人们需要小心地错身、转身，以免碰到展品。其实那天展出的只是张女士赠品中的一小部分，共200余件，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民间的刺绣服装和配件，其中有达官贵人的绣花礼袍，有趣味横生的稚童虎帽，还有让人叹为观止的三寸金莲和千奇百怪的护手、护耳、肚兜等小物件。这些展品不光彰显出中国古代妇女的心灵手巧，而且反映了中国妇女在一千多年之间所曾经遭受过的苦难。所以我看到凡是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舍不得很快离去，他们或小声交谈，或凝神细想，因为那活灵活现的虎头，那栩栩如生的彩凤，都像是刚刚来自一个神秘的古国，令他们无不想知道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。

背后的故事

在开幕式的头一天，我来到张芷美老师的家中采访。站在门口等我的张芷美虽然身着家居便装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，我曾经在蒙特利尔“蓝色都市文学节”上见到过她。

张芷美是一个让人见了一次就再不会忘记的女人。张芷美是一位作家，她曾在1992年出版过一本英文自传体小说，名为Foxspirit，并因此获得过魁北克省的QSPELL文学奖。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德文在欧洲发行，其法文版也在2007年秋季面世。

说起这些绣品的收藏动机，张芷美说这既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说偶然是因为她碰巧在1997年被这边魁北克的公司派去中国太原工作了5年，碰巧一到周末就百无聊赖，又碰巧有个出租汽车司机拉她去了南宫的古玩市场，使她有机会开始收藏。

说到必然性，张芷美有点动情，因为这与她的母亲有关。张芷美自幼备受母亲宠爱，而她的母亲就是一个中国刺绣工艺的爱好者。张老师出国时，母亲曾经送给她一幅自己亲手绣制的鲤鱼挂画，这次张老师将这幅绣画借给了魁北克服装与纺织博物馆，人们一进门即可观赏到。可是张芷美出国几个月后，母亲就与世长辞了。所以张老师对中国的刺绣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。

在那5年中，张芷美几乎跑遍了太原所有的古玩市场、大小地摊，还遍访了当地的古玩商和收藏家。张芷美对古代绣品的痴迷使她自己也成了当地知名的收藏“大腕”，谁有了好东西，都会主动找到她来兜售。

我问张芷美，这些收藏品大约花了她多少钱，她说从来没有计算过。在我的“启发”下，张芷美才说，反正那5年间，每个月的工资很大部分都“扔”进去了。有时候，身上带的钱不够，她还要赶快跑到银行，拿信用卡取钱。

“您难道从来不还价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当然会还价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我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，人家也知道我是行家，不会瞎要价。”

张芷美指着墙上的挂饰说：“你看这一对绣片，是用一种特殊的民间工艺——盘金绣，人家开口3000元人民币，我就没有还价，我知道这是个公道的价钱。有时候人家也看出我实在是太喜欢了，价钱也就压不下来了。”

我当然知道，这些绣品的真正价值是无法计算的，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张芷美太多的劳动与心血。她每买回一件绣品，都要先将尘土抖掉，再铺上湿布，然后小心地用熨斗压烫，一方面吸出脏东西，另一方面使其平整。经过这样的处理后，原本那些不大起眼、甚至脏兮兮的东西就身价百倍了。

“细看这些绣品的种类和图案，从衣服到鞋，从肚兜到童帽，我总觉得它们将我带进另一个世界，这里面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。我在周末欣赏它们，常常令我废寝忘食、如痴似梦。我

想到，那时候的女人没有文化，她们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，把对丈夫、对孩子的爱一针一线地浸透到刺绣中去，连护耳罩和苍蝇拍都要绣出美丽的花样。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绣品，人家说叫护手，我起初以为就是手套，但经过深入研究我明白了，这是专门给有钱人家的小姐纳鞋底用的。在封建礼教下，这些大门大户的小姐也要做针线活儿，可是她们的手娇嫩，经不起线绳的拉磨，于是就有了这种护手。你瞧，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故事。”

张芷美将部分绣品镶上同样可做收藏的老镜框，再配上合适的底色，挂在墙上就成了极富文化底蕴的装饰。后来在当地蔚然成风，人们有样学样，致使绣品价格疯长。张芷美说，她还买书来读，并请教专家，收藏绣品的兴趣也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。等到最后项目完成该打道回府了，她这才意识到数量竟是如此之大，因为光是整理打包集装箱，就花了她整整2个月的时间。

高贵的心灵

好不容易把“心肝宝贝”们弄回来了，可是怎么安置它们呢？怎样才可以发挥出它们的价值呢？

张芷美最初的想法是开店或者上网卖掉。但是每次说到卖，张芷美的心里就觉得“不对劲儿”，她捂着胸口说：“如果这样零星地卖掉了，就会失去收藏品的完整性。”

后来张芷美想到了博物馆。“魁北克的这个博物馆虽然不大，但却是专门收藏纺织品的博物馆，他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专业。他们来我家里看东西的时候，带着手套，一件件地照相、登记、编号，写标签都用铅笔，扎个针眼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损坏了绣品。这些都让我很感动，也很放心，就像母亲把自己的孩子交到了可靠的人手中一样。”

张芷美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件收藏，经过博物馆人员的清点登记，她才知是将近900件。张芷美捐出了700多件，自己留了一小部分。“我真喜欢，所以时不时地还要拿出



张芷美(右二)在魁北克服装与纺织博物馆。

来看看。”

张芷美说，当她做出这个决定后，反而觉得心里一下子豁亮了，像是完成了一件自己理想中早就想做的事情。她用质朴的语言说：“第一，我觉得自己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儿。从文化背景上讲，我热爱艺术，不忍心看这些东西默默无闻地消失掉，我高兴自己终于给她们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归宿。第二，自己双手空空地来到加拿大，这些年一直非常顺利，加拿大给了我很多，我也一直想回报。”当然她也承认，当眼看着人们一箱箱地把这些自己精心挑选、细细收藏的珍品拿走时，心里还是“咯噔”了一下。

在展厅中，我听到人们说得最多的话，除了“神奇、非凡”，就是“高贵的心灵”。一位看上去很高贵的妇人坦率地对我说：“要是我，我绝对舍不得，我会留给自己的孩子。Madam（夫人）张有一颗高贵的心。”

富有的人生

价值连城的宝贝说给就给出去了，张芷美是不是一个出手豪阔的富婆呢？正相反，尽管张芷美出身于大家望族，尽管她小时候是泡在蜜罐里的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她年轻时家里甚至没钱供她继续求学，以至于张芷美不满16岁就被迫隐瞒了年龄，参加工作了。那是在1951年。后来经过多次“下放”劳动，又经过多次“运动”挨整，她说自己从十几岁以后就从来没有富有过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她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贫穷过。

“我对穷富的概念不是用金钱来计算的。我总有朋友、有书、有收藏，这些都使我的生活非常富有。”60岁那年，由于刚买了房子，手头较紧，但是她依然送给自己一件豪华的生日礼物——乘豪华游轮去阿拉斯加！

“60岁是一个重要的坎儿，人们往往认为人到六十就差不多了，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。我认为60岁不是人生到头了，而是人生到了一个新的起点。望着汪洋大海，我感觉人生就像大海一样波澜壮美。游轮上都是有钱的美国人，可是我一点没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两样，尽管我是用信用卡借钱消费，还是



张芷美在她捐赠的绣品前留影。

高高兴兴地玩了两个礼拜。”张芷美开心、舒展，也有些得意地笑起来。

我坐在张芷美左侧的软椅上，我俩之间的茶几上怒放着两朵娇艳的红玫瑰，这是友人前两天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透过这两朵玫瑰，我从侧面望去，张老师带着大框金边眼镜，黑色的玛瑙胸坠，她托腮的手指甲是红色的，指环也是红色的，而那红色的玫瑰就像是绽放在她那无一丝杂色的银发之间，充满阳光和朝气。

张芷美大笑时仰起头，笑声朗朗：说起话来，平和温柔，又似溪水潺潺。这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女人，这是一个用大手笔书写人生的女人。

我用了整整一个夜晚，一口气读完张芷美老师的自传。书中的字里行间真实记录着一个中国女人对美的追求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。这样的女人是无所畏惧的，这样的女人是永不枯竭的，这样的女人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女人。

人生处处春

张芷美的人生之路是坎坷不平的，但是她从来没有让自己沉沦过，她认为这是一个对待人生的心态问题。22年前当她打算出国留学时，已过半百之数，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，她的姐姐曾列出三大不利因素替她担心：“第一，你是一个单身的女人，要去闯男人主导的社会；第二，你是一个不年轻的女人，却要面对一个重视年轻和美貌的世界；第三，你还是一个没有钱的女人，而西方是‘金钱至上’。”

张芷美回答姐姐说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准备了从零做起，从端盘子开始新的人生。”

事实证明，张芷美这条路走对了。她一天盘子也没有端过，刚上完学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。现在她生活得非常满足。当然，由于小时候在外国人的教会学校长大，张芷美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适应方面可能比其他移民略占优势，但是作为第一代大陆移民，作为一个已不年轻的单身女性，她追求幸福和不肯服输的勇气和魄力却值得不同性别、不同年龄的我们认真思索。

问起张芷美今后的打算，她说，博物馆的事情还没有全部完成，2007年10月份出法文专著，接着要着手中文版的出版工作，而更大的计划是要将这22年来的加拿大生活再写成一部回忆录，然后，再翻译成不同文字、再联系出版……对了，还有继续学弹钢琴。

换了别人，我可能会用“晚年生活丰富”来形容一个70多岁老人的宏伟计划，但是对于张芷美老师，我却无论如何用不上一个“老”字。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她的每一天都是人生的开始。

我建议大家都去魁北克服装与纺织博物馆看看，在那里，你会因为是中国人而受到格外的尊敬；在那里，你也会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由衷的骄傲。